

《少年文学界》丛书

傻妹

熊建成 等

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《少年文学界》丛书

熊建成 等

傻

妹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200614834



责任编辑 李 硕

封面设计 牟 恒

插 图 张 果等

傻 妹（《少年文学界》丛书）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三四工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5 插页2 字数78千
1983年2月第一版 1983年12月第二次印刷
印数：23,001—100,900册

书号：R10247·124

定价：0.41元

目 录

熊建成	傻 妹.....	1
	黑 牛.....	16
王代轩	妈妈回来了.....	36
	没有我.....	49
汪黔初	鸭舌帽“奇案”... ..	56
	放 牛.....	70
刘 军	天 赋.....	79
	记一次..... ..	89
余燕高	我们的灵丹妙药... ..	102
吕 谦	驯“虎”记.....	114
冯光灿	蝴蝶。飞.....	128
王希尧	船长爸爸和“舰长” 儿子.....	139

傻 妹

—

傻妹，真名儿小芬，是邻居老刘的女儿。小芬九岁，瘦小的个儿，扁扁的鼻子，小脸长长的，并且总有点脏。论模样儿，比起我家莎莎来，可就差远了。

叫她傻妹，不是没有道理，因为她常常惹得人发笑。她把“叔叔”念成“除除”，把“二”念成“呃”。同学里数她最听话，上课数她坐得最端正，可每回考试，不及格的总少不了她。期末的通知书上，反正就那么两条优点：“爱劳动、守纪律”，或者倒过来：“守纪律，爱劳动。”。上完

二年级，又降到莎莎班上，读一年级，成绩却还是上不去。她妈妈叹着气说，真不是块读书的料子，准备等这学期念完，就让她退学。也难怪，她家三个孩子，大儿子和小女儿都很聪明，何必还让小芬白花钱？回家来还可以学着做点家务活，给妈妈帮帮手。

见到小芬，我便常要想到自己的莎莎。要是莎莎也这么笨，多可怕呀！幸好，莎莎活泼伶俐，刚满六岁，已经当了一次三好生，还是个出名的小演员。逢着她翘起小指头，歪着脑袋唱起“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……”，谁见了都喜欢得不行。孩子争气，可真是大人的福气呀！

孩子们在院子里做游戏，小芬从不参加，只有站在柳树下偷偷看的份儿。也许她也想过和小朋友一起玩吧，可有谁会想到她呢？她不爱说话，因为一说话，小朋友们就羞她、笑她，连大人也是这样。有的大人闲着没事，背了小芬的父母，还故意拿她寻开心。也许因为自己是个中学教师吧，我从来也没笑话过她。再说，我觉得小芬还有点可爱的地方：她不象有的孩子，成天象闹山麻雀，喧来嚷去，叫人不得安宁，而小芬呢，总是静悄悄的、怯生生的……

每逢我家来了客人，小芬常站在门口看稀罕，

痴痴地，一看就许久，仿佛是看格外有趣的物什。我没功夫理她，也不赶她走，她看好了，我们照常谈。想不到她每次离开的时候，总要轻轻地走到我眼前，细声细气地说：“谢谢曾除除！”我真还有点过意不去：有什么好谢呢？

莎莎告诉我，在学校，军军他们几个男生总爱捉弄她，不是把滚过水的皮球扔在她怀里，就是把沙子丢进她颈窝里……我对莎莎说，这样做，不是好孩子！莎莎说，王老师也不准同学们欺负小芬，有一次还把军军批评得好厉害！不过，王老师也说过，小芬是“傻丫头”。星期六检查清洁，正巧小芬扫地的时候，没留神弄脏了脸，学校便取走了流动红旗，可把王老师和同学们气坏了……事情就这个样子，我听了也没什么可说的。

二

一天清早，小芬坐在院里的柳树下，拿饭粒补一本破书，很吃力。我问：“怎么，书撕坏了？”她抬起头，泪汪汪的望着我：“曾除除，我没撕，妹妹撕的。我放在妹妹的桌子上，我睡着了，妹妹就撕。妹妹还哭……”

小芬家里只有一张小桌，是哥哥和妹妹做功课

用的。晚上小芬就坐在一旁的凳子上读书。反正学不好，父母就不大管她功课的事。

“小芬，别难过，来，曾叔叔帮你补。”我说。

这时候，系着围腰，黑着眼圈的小芬妈出来了，

“老曾，你忙，别管她……小芬，一大早头没梳，脸没洗，就去麻烦曾叔叔。哎！你呀，你呀……”

小芬顺从地收起书，跟妈妈回屋了。看着她那伶仃的背影，我心里不禁泛起一片儿苦涩的味来。吃早饭的时候，我吩咐莎莎：“到学校后，帮小芬把书补好。”谁知莎莎她妈连忙说：“多事！乖莎莎，别去碰那傻丫头，会传染的……”我没好气地说：“你这是啥话？小芬也是个孩子嘛！”

“孩子怎么？人和人不同，花有几样红！你不是个人，怎么就成了烟鬼？怎么就不如别人志气？雷打火烧也戒不掉！”

又来了！她动不动就扯上“戒烟”，专往痛处挑。我气得不知说啥好：“你……你什么也不懂！”

那时候，小芬又站在门口了。她不安地绞着手，看看莎莎她妈，又回头看着我，不转眼地看着我，那神情仿佛在说：“别生气，曾叔叔……”

我仍旧不服气地直哼哼。可是后来，因为忙，补书的事我就忘记过问了，莎莎究竟帮小芬没有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。

三

大约以为我是唯一不讨厌她的叔叔吧，小芬放学回来，有事没事，总喜欢到我这儿站站。我全神贯注地改作业，她一声不响，轻手轻脚地走进来，直到我放下笔，抽起烟来，听到轻轻的咳嗽声，我才发现身边有个瘦削的孩子。我便放下一会儿手上的工作，回头询问几句，问她吃饭没有？问学校又发生了什么事？她脸发红，显出高兴的样子，结结巴巴地回答我。有一天，她向我提问题了：“抽烟好吗？不抽，不行吗？”我说什么呢？我说：“反正，孩子是决不能抽烟的！”

有时候，碰上莎莎回来，我们的谈话就给打断了。莎莎先是不高兴地挤开小芬，然后撒娇地扑在我的怀里，还回头瞅瞅小芬，好象说：“这是我的爸爸！”小芬垂下头，慢慢地回家去。临走，没忘记说声：“谢谢曾除除。”我歉意地说：“下次又来玩吧。”

星期六下午，我随便翻阅着一本杂志，孩子们

围在一张小桌上下跳棋，几颗小脑袋凑在一起，叽叽喳喳的象竹林里的麻雀。小芬来了，站在门角里，呆呆地看他们走棋。我说：“莎莎，让小芬也参加嘛。”莎莎头也没抬：“她不会。”我只好使出大人的威风来：“不会就学，大家一块儿玩！”

孩子顿时都不作声了。莎莎是个听话的孩子，虽说不太情愿，还是让出个空位，噘着嘴说：“来嘛。”

小芬愣了好一会，才一步一步地挨过来。她靠近棋盘，伸出抖抖的小手，小心翼翼地拿起一颗珠子，一颗绿莹莹的珠子……

我又低下头来看书，突然，“哄”地一声，孩子们拉开嗓门儿喧闹起来。我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个指手划脚地，笑得喘不过气来。

“哈哈……”

“爸爸，真、真好笑！小芬……一下子跳到……对面的小洞……洞里……”

“哈哈！傻妹子！傻妹子！……”

小芬脸色发白，迟疑地往后退，一边用惊惶的目光打量我，好象做了件不得了的错事。

“我不会，曾、曾除除……”她颤着声说。

我陡地把眼一瞪，对莎莎他们喝道：“别笑了！都给我出去！”

终于，有一天，为着小芬，我把莎莎打了一顿。连爱骂我“烟鬼”的莎莎她妈，也没敢拦住我。

四

有一天，小芬不知从哪儿捡回来一只鸟。那是一只伤了腿的小麻雀，小芬是用小手轻轻捧回家的。

她象得了宝贝，张罗了好半天：给它擦红药，用布条包扎，还喂水喂米。她妹妹直嚷嚷：“给我！给我！”她不给，妹妹哭了，也不给，妈妈叫她给也不给。她用一种敌意的目光，警惕地望着周围的人，一声也不吭，显出从没有过的固执。她的哥哥说：“麻雀是坏蛋，我要弄死它！”其实，他并不真的要弄死它，说说而已。可小芬恐怖地瞪大眼睛，脸儿刷地变了颜色。他爸爸才说：“算了算了，谁也别动小芬的鸟，她会疯的！”

我吃过晚饭没事，用树枝给小芬编了一个鸟笼儿。小芬可高兴了，她搭着凳子，把它挂在屋背后的墙壁上。从此，每天早晚，她都守在鸟笼旁边，哪儿也不去，也不再看别人做游戏了。有一天，小芬欢喜地走到我眼前，把鸟笼子提得高高的说：

“曾除除，它，不睚了！”果然，那鸟儿的腿竟复原了，它快乐地在笼子里跳来跳去，一边“啾啾”地欢叫着。

可是，没过多久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

莎莎不知怎么想起，要看看小芬的鸟儿。小芬小心地捧着笼子让她看。莎莎说：“真好玩！让我玩两天。”小芬摇摇头。莎莎说：“玩一天？”小芬摇摇头。“就玩一会！”莎莎又说，小芬还是摇摇头。

莎莎火了：“小气鬼！我偏要玩！”说着，伸手去抢。小芬慌忙转过身去：“不干……不干！”

莎莎大闹起来：“哼，不要脸，笼子是我爸爸给你的，还我！还我！”说着，便扑了过去。

“妈妈呀——！”小芬惊叫一声，那声音叫大人也害怕！

我闻声赶出去，可是已经迟了。扯破的笼子掉在地上，小麻雀“咻”地一声飞上了天空。两个孩子都愣住了，呆呆地站在那里。

两行无声无息的眼泪，从小芬失神的眼睛里流了出来，啪哒啪哒地掉在破碎的鸟笼上……

有谁知道，这只瘸腿的小鸟，给小芬带来过多么大的欢乐呵！

“过来！莎莎，你给我滚过来！”我浑身发抖，“叭”一下子扳下一根树条，对走过来的莎莎



猛抽起来。

“把你这个自私可恶的东西，打死算了！打死算了……”

院子里的人都出来了，都愣住了。谁也不相信我会打自己的女儿，打自己钟爱的独生女儿！就连莎莎她妈也吓呆了，定定地站在门口。

莎莎哭着滚倒在地上。我哪肯罢休，又高高地扬起了手。

“别、别打了！曾除除，是我……我不好……”

我在盛怒中猛然一惊，竟是她，小芬！这个傻妹子，这个被人认为智力不好、迟钝呆滞的小姑娘，正用恳求的目光注视着我。我望着那张挂满泪珠的小脸，一股热流涌上了我的心头。我禁不住拉过小芬，把她紧紧地、紧紧地搂在怀里……

五

但小芬毕竟还是个傻妹子。

孩子是不会记仇的。几天以后，莎莎早忘了挨打的事，放晚学回来，她蹦蹦跳跳地刚跨过门坎，用“小喇叭”的腔调向我广播着：“爸爸，小芬抽烟呢！”我自然不能相信，莎莎又说：“真的，我看见的。”

莎莎说，放学以后，军军和勇勇他们照例去干“开仗”的游戏，要小芬为他们全体“战士”背书包。小芬不肯，他们就拿拳头吓她。小芬就伸手说：“给买、买支烟……”他们嘀咕了一会儿，接受了这个条件，军军还掏出五分钱晃了晃，说小狗才骗她！小芬这才心甘情愿地背起七八个书包，摇摇晃晃往前走，一直到“战士”们指定的地方……

“不成话！”我骂了一句，不知是生小芬的气，还是生军军他们的气。正在这时，传来欣喜的一声唤：“曾除除！”一看，小芬已经站在我家门口了，汗渍渍的头发沾成一绺一束的。她微微喘息着，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。

“给……给……”由于兴奋，她更口吃了。她跑到我跟前，在衣袋里掏啊掏啊，掏出一件东西，“烟，你吃……”

我先是一楞，等接过来一看，哎！哪是什么“烟”呀，是一个塞着些干草末儿、已经皱巴巴的纸卷儿。这个傻姑娘呵，辛辛苦苦挣来的，就是这么一支“烟”！我想笑，可是笑不出来，因为那一双充满了喜悦和期待的眼睛，正一眨不眨地望着我呢。

我弯下身子，轻轻地抚摸了一下那张发烫的小

脸，我说：“谢谢你，小芬！曾叔叔谢谢你！”我把“烟”衔在嘴里，点燃火，象抽一支世界上最贵重的香烟，一口一口深深地吸起来。

那时候，小芬笑了，笑得真甜，真好看，我从来也没见她这么笑过！莎莎呢，在一旁不声不响地低下了脑袋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而我，没有说，那烟味真辣呀，把我的心都辣疼了……

六

时光跑得真快，转眼，到了“文明礼貌活动月”。各个学校开展了互相检查评比的活动，看谁文明礼貌搞得好。这一天，我们来到莎莎他们的东风一校。

这是一个春光明媚，百鸟欢唱的日子，我们一走进校门，就看见一张张欢迎我们的大红标语，贴在一面面刚粉刷过的墙壁上。孩子们唱歌的、做游戏的，这儿一群，那儿一堆。一个个又欢乐，又漂亮，的确象一朵朵盛开的花儿！我们来到莎莎班上时，孩子们早已整整齐齐地站在教室门口，排成两行鼓掌欢迎。王老师领我们走进教室。哟！不错，

四面墙壁布置得五颜六色，可好看了！“学习园地”里，第一个名字就是我家莎莎；后面墙上，“争当五好”的园地里，贴满了小红花，最多的，还是我家莎莎，整整五朵！最少的——啊，“刘小芬”，只有孤零零的一朵。

我猛地想起，怎么没见到小芬呢？

走出教室，我问莎莎，小芬哪去了？莎莎左右看看，神秘地眨眨眼睛，然后贴着我的耳朵，悄悄说：“小芬不清洁，怕影响集体，军军他们叫她藏起来了。”

象有一片薄薄的云彩遮住了太阳，我心里骤然觉着空落落的。小芬，你藏到哪里去了呢？

我不知不觉地一个人转悠起来。到处是黑亮的眼睛和红扑扑的脸蛋，就是没有那张总有点脏的小脸，没有那双总是怯生生的眼睛。小芬，你藏到哪里去了呢？

“咣……”铃声响了，孩子们从我身边跑过去，涌进了教室，操场上顿时静悄悄了。我迈着沉重的脚步，在校园里慢慢地踱着，象要看清每一寸土、每一棵草！小芬，告诉曾叔叔，你藏到哪里去了……

我不觉走到校园后头的围墙底下。忽然，我听到呼哧呼哧喘气的声音。我停下来，定神一看：顺